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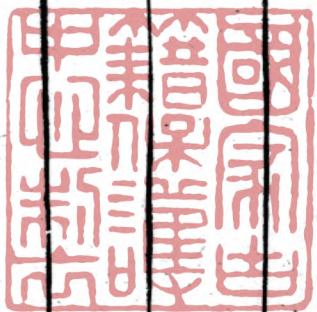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
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
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
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
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
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
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
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
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施必原其情必省其
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
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
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
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
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
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
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
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
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
功蓋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



P3

叙方地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竊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不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而取之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在人不可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孔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可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可欺豈

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之自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而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禹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也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

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
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
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
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惠天下
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惠天下
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
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淵聖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
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
則勿歸焉可也而淵聖公必歸之地百文公伐原約
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

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必其信示於民者也凡
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
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
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
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
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
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
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
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
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
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以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以惡故

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也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
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
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
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
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
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
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
曰譬令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
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知也知富之術而
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
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淡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

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
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淡乎草木旁溢乎四夷
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
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
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
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
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
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
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
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若
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
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
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
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
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
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
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為好學問其餘
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
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
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
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
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
乎如管仲無所取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
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
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
易明道如此則言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
人而非匿其過一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
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所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
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
夫魯嘗已則反一四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月
不可以留也則魯平之日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

遇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
也於是之不暇也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
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
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
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
孔子也曰沽之也或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
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
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
命也苟命矣則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論議

蔓說

鯨說

季子

荀卿

揚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3
2
应為
卷68

堯說

舜命其臣而敕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堯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堯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敕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堯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堯變而不然乎使堯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堯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與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與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堯也亦無所疇堯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堯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

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摠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群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以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衣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必反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况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

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
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
卿之妄矣揚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
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
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
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
謂知人矣

楊墨

揚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也聖人之道
兼揚墨而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
以利天下而揚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
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呱呱之泣而不
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
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
謂為己矣揚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己得罪於聖人者
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
揚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
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
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
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揚子之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
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
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
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
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爲己而其志己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揚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揚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踈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其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揚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其不假人之方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被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是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
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
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
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
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
不該不編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
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

而後喻饒饒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
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
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
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
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
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
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
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
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
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為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偽也為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為埴一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為偽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性也習也非性也揚子之

言為似矣猶七不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吉也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一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為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

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小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為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實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山雅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予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

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者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由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著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

陽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
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
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
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
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
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
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
辱而揚子親屈其體必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
言而不能行乎抑亦自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
聖賢之言行有所同一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

同下係非字

也
也 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
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
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
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
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
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
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
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
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
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
人也百世之師也其在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
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
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
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
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
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
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
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并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
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
言而不能行乎抑亦自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
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

也同者道也
不同者迹也
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
君子也
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
蓋時不同則言
行不得無不同
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
如時不同而
固欲為之同
則是所同者迹也
所不同者道也
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
則其為小人也
孰禦哉
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
以矣
聖賢之宗於道
猶水之宗於海也
水之流一曲焉
一直焉
未嘗同也
至其宗於海則同矣
聖賢之言行一伸焉
一屈焉
未嘗同也
至其宗於道則同矣
故水因地而曲直
故能宗於海
聖賢因時而屈伸
故能宗於道
孟子曰
伯夷柳下惠聖人也
百世之師也
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
揚子曰
塗雖曲而通諸

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且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二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且勿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裘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置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何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

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
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
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
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
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
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
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
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
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
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
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曰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

此處有缺頁應四
後裝

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
追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

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
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
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技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
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
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
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
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
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
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

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
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
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
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
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
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
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
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
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
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
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曰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

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
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
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
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
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技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
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
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
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
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
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
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

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非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師教而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稱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

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 有以言有

以下扶才字

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

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非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師教而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

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
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
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字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
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世地不井國不學黨
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
妻子無以處行字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
得而不自違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
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
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
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
是上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
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彼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
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
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惡而又不得其所謂言
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
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
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
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
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
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
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然
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達東其

賢能雖衆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誦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必釐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

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脩矣一心治道則習貴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不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

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

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實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開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廢於外戚賢官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寔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

後三公之任多贅於外戚賢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
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
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為脅於外戚賢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
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
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聖淵
御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
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
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
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
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
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

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
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
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
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
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
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
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
晉王廣求為冢嗣管絃過密塵埃被之陪康未幾而
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
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深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奮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婁人之子短褐未盡宇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添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是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騰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

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溥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為時宜守檢押者為鄙野鄙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為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辭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竒技淫巧以疑衆者烈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為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為

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